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南軒集卷二十一

宋 張栻 撰

書

答朱元晦秘書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儘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别殊使人關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間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所寄諸說亦略觀

大概林擇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間相識卻是廣仲晦叔甚進德美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又

辱示書并見所與共甫書論校正二先生集事備悉然有說馬前次所校已即為改正七八後來者雖嘗見共甫云老兄又送所校來偶應之曰若無甚利害則姑存

此本乃胡氏所傳者既而欲取一觀則亦因循而共甫亦忘送來此則不敏之過也然豈謂胡氏本便更不可改耶前日答兄書猶云後來者未曾見也答書之次日折簡徵于共甫而得詳觀其間當改處甚多方此參定又二日而領來教若以為一時答共甫之言忽而不敬與夫因循不敏之過則可若謂有私意逆拒人則內省無是也今以所校者改正近二百處矣當時胡家本極錯已是與諸公校過常恨此閒無別本得兄校正甚幸

如定性書前後語豈可無又如辭崇政殿說書表當在上殿劄子之後此極精當能發明先王正大之體有益於後學然其間有鄙意所未安以為不當改者亦不敢曲從如必欲以泝流為沿流猶子為姪是也沿乃是循流而下更無别說泝流窮源則可見用力底氣象也試嘗思之稱兄弟之子為姪無他義只是相沿稱耳稱猶子猶或庶幾焉當時先生此兩處稱猶子亦復何害若謂是文定改此兩處則胡為他處不改也若此等卻望

兄平心易氣以審其是非焉已作簡共甫并亦時有數字注在所校卷子中想共甫須送往尚有欲改及可見告者毋惜卻簽此卷見示庶成完書耳栻每念斯道知之為難知之矣請事之功為難氣習之不易消化也而可長乎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為進步於仁仲由所以為百世師也況如淺陋得來書警策之甚幸嗣此無替斯義為望栻亦不敢有隱於左右也讀所與共甫書辭似逆詐億不信而少含弘感悟之意殆有懸髮衝冠之

象理之所在乎氣而出之可也如何如何相察相正朋友之道吾曹當共敦之

程先生集既有舊本可據當不憚改但心疑數處亦當注一作於其下所以存謙退敬讓之心下諭敢不深領

又

共甫之召蓋是此閒著績有不可掩然善類屬望在此行也數日來聞二豎補外第未知所以如何若上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邇道理分明則恐病根猶在二

豎去復二豎生不然又恐其覆出為惡若得有見識者
秉此時進沃心妙論白發其姦批根塞源洗黨與一空
之然後善類朋來庶有瘳乎

又

復和仇敵使命交馳痛心痛心陳應求時通書極知憂
國但未見所以濟之之策已去復召卻又供職所不能
曉想數得相見但今日所謂正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
知學不敢期望以向上事業耳湖南緣向來有位者愚

姦長惡養成郴賊共父到頗能明信賞罰上下恱之令鄂兵集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當數月而定但今時一種議論待盜賊只知有招安正如待仇敵只說和一般此賊蹂踐三路殺掠無數渠魁豈可不殲焉特散其黨與可耳

郴桂盜賊幸有平定次第但安輯反側撫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癰疽須消盡毒氣使血脈貫通方為無事共父甚留意偶來告有便介草草復附此

又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號為賢者政墮在此中況其它哉此風方熾正道湮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又

諭及易與天地準以下一章細看惟文義聯屬處猶有

所未達方更詳之恐有定論幸見教近看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恐正是謂易書之義盖與上四句立語同後一句乃是總括聖人作易所謂生蓍倚數立卦生爻理義皆窮理盡性至命之事也不識如何

又

某今夏止酒又戒生冷意思頗覺勝常年一味善噉飯耳昨見所與劉樞書聞郡中既以再辭之狀申省今且當謹俟之也伯恭聞居深山間想甚勝向來聚生徒之

多聞亦有議之者曾得其詳否伯逢止酒甚勇在渠誠為不易也所諭釋氏存心之說非特甚中釋氏之病亦甚有益於學者也但何有於我哉文義細詳之只是謂此數者非獨有於我正欲學者進於此也故程子謂勉人學當如是也呂氏之說誠是添字較多若尹氏謂人孰能若孔子者哉又恐以若字易有字亦恐未安也大意固是聖人示人以近故以此數者自居若曰孰能若我則又恐非聖人辭氣耳吾有知乎哉尋常只承程子

之說若文勢則上一句疑辭也下一句斷辭也猶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識如何

又

朞章粗安不敢廢學惟相望之遠每思講益殊不勝情耳近兩書中所講再三詳之如中庸章句中所指費隱雖是聖人尋常亦有說費處說隱處然如所指却有未免乎牽強者恐此數段不必如此指殺其方亦草具所見更定異同處俟更研究後便寫寄也仁說如天地以

生物為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如何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終恐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固與元晦推本其理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恐未免有流弊耳幸更深思却以見教中庸集義前日人行速附去不曾校得後見謄

本錯誤處多想自改正也序文更幸為隱括其間有云若横渠張先生則相與上下講論者也本作合志同方者也不知如何如此未穩亦幸為易之劉樞再帥此間人情頗樂之今次奏事所以啓告與夫進退之宜想論之詳矣因其遣兵行附此一紙它俟後訊

又

吳晦叔八月間遂不起極可傷惜湘中遂失此講學之友豈復可得近聞已葬矣有子方數歲也想亦為動懷

伯恭見報已轉對未知所言竟云何英州固為病痛不
小但其去也殊有所係近事想悉聞之使人憂心不遑
假寐又伏思之吾君勤儉之德天必將相之有所開悟
所恨臣下不能信以發志耳建康屢得書亦念歸也其
它遠書莫盡

又

某已拜書偶有少事數日來方見李壽翁侍郎申明祈
依舊法義米各樁榖在逐鄉都分中曾見此文字否此

說殊當但朝廷下諸路常平司與州郡相度目前諸人例以為不可行可歎然壽翁所條似未盡而户部鋪法固已沮之矣區區之意以為可行但須條畫詳密乃可望兄試為思而處之畫項見教附此人回幸甚聞向來兄在鄉所措置斂散米事今極有倫理其間利病甚切想究復之熟矣顒俟顒俟

如湘中辛卯之旱浮徙者無數徙者後來得歸十無二三此說得行當無此患文字恐未

見録一本去

胡明仲論語詳說雖未能的當然其間辯說似亦有益於學者也有欲板行者於兄意如何章句或問書中所引周氏說爲誰某未見此書也再三思或問所條析誠恐前輩說中偏處有誤後學不可以不辯但一一辯析恐未能盡又似太費力只舉其大者與其條目使人推尋之如何然前所寄數紙詳讀又於愚慮所益固已不少恨未得盡見之也蓋其間非獨可正一事一義於其立

言病痛來歷處究極之甚精也

又

畫僧只是一到城南經營即為劉樞閑在湘春作圖帳到今未出兩紙只是想象模寫得其大都其間有欠闕及未似處今且送往它時别作得重寄也書樓山齋方治材未立南阜未有屋成即謂之蒼然觀耳書樓欲藏數百卷書及列諸先生像此二字亦求兄寫當不惜也

又

向來略有疑於辭受之際者無它只為既已堅辭後來只是堂中檢坐不許辭免指揮未曾再被君命疑以為未可也今承來諭蓋已備曉但其尋常或慮兄剛厲之過今寬裕乃爾足見矯揉之功也夷齊事舊承用五峰之說謂夷齊讓國故見伐國事不是不食周粟在夷齊身分上當然是能全其清者也因諭及細思之非謂前日已曽如此今日更不得如彼只是清者之見自如此耳如何中庸章句如道不遠人章文義亦自有疑此便

即行容續條去所謂欲作一略解甚善其近來看論語諸書文義間時亦覺平易中有味處病後醫者戒以少作文字未欲下筆冬間有可求教者旋寫去盡醫之樂時見夢寐未知何日果遂耶馳想馳想

又

胡廣仲一病遂不起極可傷惜渠氣本弱忽若腿髀之疾醫者謂腎氣有餘以甘遂瀉之自此泄利不止百藥無効經月竟至此弟弱子稚尤可念渠邇來雖肯講論

終是不肯放下病中過此猶為及此意然胡氏失之亦甚害事也元履家事如何某寄賻儀等去已久都未得其子回信不知已達否晦叔在岳下無過從欲決意來城中要是渠自當離却婦翁家乃是伯逢月初已赴江東任諸公近來無甚講論德美却來數日終未能近思也士子輩閒有好資質肯向學者更看長遠如何此亦告之以循序務本而已近來讀繫辭益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却聖人意脈如橫渠亦時未免有此耳詩解諸先

生之說盡編入雖是覺泛又恐學者須是先教如此考究却可見平淡處耳如何

又

某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學第覺向來語言多且易只欲且做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恨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迩來細讀自誠者天之道以下尤覺所解有功前面於鄙意尚

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解必經商量刋成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銘序語誠贅删之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違耳某近為邵州作復舊學記其間論小學大學意偶亦相類録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兾速示也岳麓書院邇來却漸成次第向來邵懐英作事不著實大抵皆向傾壊幸得共父再來今下手葺也書院相對案山頗有形勢屢為有力者睥睨作隂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横前景趣

在道鄉碧虛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履來共登臨也它幾以道義自重

又

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無甚疑而所以開發則多矣其間數段謹録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覺此内亦有不必寫去者亦宜附往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涉如未嘗下慱學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像此等極害事故

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者講之庶幾不錯路頭然下語極難隨改未定方今錄呈亦俟諸老行寄去讀史管見當併往近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間有好處亦無完篇耳看元來意思多是為檜設言天下之理而往往特為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耳它懷併須後訊

又

比聞刋小書版以自助得來諭乃敢信想是用度大段逼迫某初聞之覺亦不妨已而思之則恐有未安者來問之及不敢以隱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刋此等文字取其贏以自助切恐見聞者別作思惟愈無靈驗矣雖是自家心安不恤它説要是於事理終有未順耳為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某心殊未穏不識如何見子飛説宅上應接費用亦多更深加樽節為佳耳又未知然否

又

晦叔留此句餘備詳動止繼而游掾來亦能道近況欣釋為多見前後與諸人論操舍出入之說剖析極子細寂後答游掾之語尤完吕子約雖知聖人此四句正是論心然未能明別其間始終真妄邪正之所歸故遂指其乍存乍亡為感用此其差亦不小來示似未以此告之耳近因游掾來理會出入字有答之之語錄呈未知尊意何如易與天地準章後來愚意亦近是然不如來

說之詳明更不寫去

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為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遲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務勉其在已者若立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伯恭已造朝兩得書聞上聰明肯容直言但陰盛陽微未見復亨之象耳奈何奈何

又

其食飲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客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馬緑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不惡方於竹間結小茅齋為夏日計雨潦稍定即挾策其間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自往平章之方得寄往耳伯恭近専人來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論凡出處引周之可受之義却似未然又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

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誠之資質確實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正宜為學不然恐未免為才使令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乍出人事頗多姑遣此紙早晚樞師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却錄未畢樞師處却將寫了當祝封呈餘幾為道自重

南軒集卷二十一

南軒集卷二十二

宋 張栻 撰

書

答朱元晦

通鑑綱目想見次第甚有益於學者也亟諭胡致堂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偶無别本在此檢得然亦大綱記得其說武氏誠當誅畢竟既立其子難誅其母如來教所云至於予奪輕重之閒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

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某愚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是嘗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于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太山之安矣試思之如何不復夢見周公章恐只當從程子之說夢寐之間亦思念周公之事如見其人然猶云見堯羹牆之類也

若謂真見周公於夢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而有妄恐非聖人之心也若傳說却是世上真有箇傳說非妄也何有於我哉其後來只改作何獨我有之之意程子所謂使學者勉進乎此者也若如向來所謂君子之說孰能若孔子者哉終恐非聖人辭氣耳近晦叔理會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謂雖使其久假不歸亦懵不知非已物其恐孟子之意為此言却是開其自新之路曰烏知其非已有也謂至其能久假而不歸雖未敢便謂其

能有之亦安知其非已有乎辭氣蓋完全也如何九月間曾拜書送城南圖并錄小詩去且求書樓大字不知曾達否都不見來書說及耳書樓已成只是三間字稍大于月榭可也願早得之牛李所爭維州事當如何處置溫公之說然否

又

某黽勉為州不敢不敬深惟聖人心誠求之與以人治人之義庶幾萬一而未之能也幸人情粗相安蠶麥差

熟丁税朝廷蠲末等無常產之輸七萬餘緡稍寛目前但弊根不除少須更力論之惟是興利之臣日進將恐多所紛更狐迹其可久於此耶

又

某出入省戸日負素飱反復古義不遑寧處晦叔行時已畧言所處大概有以告之是望區區在此不敢不盡誠政恐學力不到無以感動惟悚懼耳正論極微假借為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所在而徒邅回於利害

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用是瞻仰有不勝言伯恭鄰牆日得晤語近來議論甚進每以愚見告之不復少隱也

又

日自省中歸即閉關温繹舊學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覺但絶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

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葢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懐之為説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闡範之説極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戒也伯恭近來儘好説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為

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話到此尤覺難説邪論甚熾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柰何柰何

又

祈請竟出疆顛倒缪悖極有可憂某月初即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自惟誠意不充無以感動且當歸去勉求其在已者今日大患是不悦儒學爭馳

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為迂闊遲鈍之説向來對時亦嘗論及此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此實今日興衰之本也吾曹拙見誠不過此來書以為未有孟子手段且循此途轍為少悔吝是也但孟子亦何嘗外此意特其發用變化別耳知言自去年來看多有所疑來示亦多所同者而其間開益鄙見處甚多亦有來示未及者見一一寫俟後便方得上呈更煩一往復庶幾粗定甚恨當時刊

得太早耳

又

某出入省戶日愧亡補所以見告者所謂實獲我心但請對之說容更思之區區本欲俟轉對對却在正初又恐遲耳自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退歸勉其在我者然竊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復剖判庶幾萬一拳拳之心不敢不自勉惟吾兄實照知之寫至此不覺酸鼻也

又

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如此看蓋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語鄙意未安俟更為精讀深思方報去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誠欠却本來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某近只讀易傳及遺書益知學者病痛多立言蓋未易也知言之說每段輒書鄙見于後有未是處却索就此簿子上批來庶往復有益也近來又看得幾段及昨日讀寄來者皆

未及添入俟更詳之然便寄去

又

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内懼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它書真難讀也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無一句不具此意亦謂鄙意然來示亦盡之矣但其

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存義之説頗未相同某意以為分立者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獘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蔽也似不必於事親事天上分理與義亦未知是否曾子

之言二先生互相發明可謂至當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方更參詳之伯恭近日儘好講論喬拱在此如此等士人甚難得潘友端年方十七而立志殊不凡皆肯用力潘今暫歸省俟其來皆令拜書去求教李伯諫林擇之兄弟各有報書陳韓在此時相見亦肯回頭但頗草草耳其近因與喬潘考究論語論仁處亦有少說續便録呈晦叔猶未得到長沙書共父想已過九江探伺渠到家專人唁之是時亦得拜書憂患中正宜

進德此有賴於兄也今日達官似皆不逮之故愛之尤深而責之尤重耳元履所謂但證候小變者鄙意亦云爾遺書當更令修治近與伯恭議欲取此版來國子監中儘可修治耳

又

其備數于此自仲冬以後凡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復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正卒教誨之及引領以冀也講筵開在後月自

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藴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劉樞歸想得欵曲憂患中益進德業異時當大慰人望晦叔已行未耶聞其歸計費力極念之亦有一書不知尚可及否太極圖解析理精詳開發多矣垂誨甚荷向來偶因說話閒妄為它人傳寫想失本意甚多要之言學之難誠不可容易耳畧解須子細看方求教但覺得後面亦不必如此辯論之多只於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騁辯求勝轉将精當處混汨耳

如何

又

某十三日被命出守次日早出北關來吳興省廣德家兄翌早可去此自此前途小憩殘暑即由大江歸長沙故居偶見陳明仲知有的便具此紙奉報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迄無所補報學力不充無以信于上下歸當溫繹舊學益思勉厲它皆無足言惟是吾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耳

又

某黽勉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比之它路寂為廣漠而彫瘁則最甚蠻落雎盱邊備寡弱日夜關慮固當以安靜為本然要須在我有隱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遠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萬一諸路土丁祖宗良法今虛籍雖存而其實都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邊防差壯誠之已來未到也南來朋舊濶遠殊重離索之歎偶

府中遣人買茶略附此紙少定專人去相看共父想已到建康責任甚重臨行示略獻區區也

又

某守藩條八閲朔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日夜黽勉悚惕之不暇所幸綱紀粗定人情頗相信向又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無它而環視一路可寒心事極多邊備兵政亦隨力葺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理惟是自靜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至官

吏之俸軍兵之糧此亦何以為郡坐視民愈困比有請

願與憲漕共考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濟之計幸蒙

賜可才此詳講熟慮庶幾有以少寛然其閒曲折亦多

又不敢欲速也學校略與整修士子中亦有好資質時

呼一二來郡齋與之講論庶知向方三先生祠記有

小記納去凡此不敢不盡區區耳官寮其初頗有拘束

之歎蓋習於放縱已久今却極相安有樂趨事之意其

間亦有數人慤實可委其餘隨力使得自展有不率者

先之以訓督不悛而後加以法邇來覺得斂縮者多也此路向來盜賊之多正緣配隷之人萃焉例皆逃逸為害比嚴首捕之科明其賞罰接踵而至幾無日無之收其强壯以為効用故少戢也然廣中之人亦自多犯法徒流真有刑不足以勝姦宄使人愧懼恐兄見念欲知其詳故縷縷及之靜江氣象開廓風氣疎通覺得無瘴癘寒暄之候殊不異湘中環城諸山奇變柳子厚所謂拔地峭堅林立四野此語足以盡其大槩近觀水東諸

巖空明寬敞惟龍隱最為勝絶蓋在小溪之濵水貫其中深窈停洑以舟入焉石色特青潤嶙峻變怪殊可喜也其日間亦得暇讀書但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絅而下反復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區區區朝夕惟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誠之在此極得其助近亦得暇讀中庸章句晦叔許一來已遣人取之旦夕可到相與講磨庶少慰離索也共父處人回得書請祠之意甚濃聞所施為大抵類長沙

長沙之人今歲緣茶賊之擾害人甚思之但某前書勸
渠謙虚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
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某實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
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
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恐有所妨方欲作書述此意亦
望兄自以已意開廣之今日達官如是公誠亦不易得
望之深耳伯恭今次講論如何得渠書云凡猶有傷急
不容耐處其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處然吾曹氣習之

偏乘間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如其病痛多貌
貌之不遑正有望時加砭劑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
聽否子澄長進否擇之亦久不聞問矣無咎昨寄所編
祭儀及吕氏鄉約來甚有益於風教但鄉約細思之若
在鄉里願入約者只得納之難於揀擇若不擇而或有
甚敗度者則又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難於持久兼所
謂罰者可行否更須詳論精處若閑居行得誠善俗之
方也賀州有林君勲本政書想亦須見謾附一本其間

固多未盡然其人一生用工於此其說亦著本可貴此外又於其家求得數書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工才抄錄續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惜其不得施用也所欲言甚多未易殫究餘見別紙

南軒集卷二十二

南軒集卷二十三

宋 張栻 撰

書

答朱元晦

某黽勉于此亦復一載幸人情粗相安惟是思為久遠之計早夜不敢遑寧耳本路鹽法正緣諸州荒寂都無甚所入全仰漕司撥鹽息以為歲計往年行客鈔賣數極不多却有折米錢甚重民深病之因此致盜賊後來

故改為官搬而罷折米中間廣東以為不便而爭之再行客鈔然所賣數多蓋要足漕司歲計與諸郡之用只一二年鈔大積壓諸州例窘急而漕計亦不足於是復行官搬只以靜江言之若無此便無以支梧今靜江措置頗有倫緒不抑賣不增價公私皆便之鹽價反賤於客鈔之時若諸州俱能如此則當不至為害但諸州漕司撥得息少彼無以自足則增抑之事從此而生故某有前日論奏後來漕司蔽護不肯增給近頗得要領已

再言之恐可遂也大抵此路窮薄祖宗時全仰外路應副今每歲反應副外路鄂渚大軍錢靖州歲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則安得不費力極本窮源而論之須於此減得然後鈔法可行不然則立致敗闕也恐欲知曲折略此布之虞帝廟碑已求得李克字甚古磨崖比舊刻處乃大勝蓋舊刻多鑄縫塡補今缺文皆是塡補處脫落今所磨却甚平完見議下手刊刻也所寄孟子數義無不精當其近頗得暇再刪改舊說方得十數

段俟旋寫去求教可欲之謂善誠當指人而言如横渠之說葢凡可欲者善而不可欲者惡也人之所為有可欲而無不可欲者則之人也謂之善人信字亦如來諭曾是指人而言如此下語如何金聲玉振之說條理云者只是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若指條理為脈絡却恐未順中庸大學章句亦已詳讀有少商量處須更子細反復也易說未免有疑葢易有聖人之道四恐非為卜

筮專為此書當此爻象如此處之則吉如此處之則凶聖人所以示後世若筮得之者固當如此處蓋其理不可違而卜筮固在其中矣如蜀莊則專用之於卜筮者也然亦不敢輕論俟更深考山中諸詩紆餘淡泊諷之不能已但覺其間猶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發處氣稟所偏尚微有存也更幸深察之游誠之官期到行已旬日其人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間多與人忤正須深下工夫乃佳耳陳

擇之今却留此通曉民事好商量但講論多有成說為礙耳近見李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其人所安本在釋氏聞李伯諫為其所轉可慮可慮方耕道聞氣象差勝舊書辭亦然可喜但適遭府公新政科配諸州錢物不少渠雖力與之辯不肯承當恐蹤迹或不能久安耳

又

某黽勉所職無補是懼目前幸歲稔盜息人情相安但

環視一路可為寒心者多亦切考究以其大者控陳矣
伯恭相聚計講論彼此之益甚多恨不得從容于中也
寄示學者講論一紙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
抵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已相干它人飽食何與已事反
身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又論未感
時四端混為一理却有未安未感時雖是渾然而所謂
四端之理固已具於中及其感則形見也聖智巧力其
後來改舊說頗詳續錄呈武氏事誠有難處維州之說

正是鄙心尚有少曲折後便併盡久假不歸當從晦叔韓曾用財之説甚善甚善某此間應接賓客民事通近兩時又將兩時退而考究紬繹訪問此外尚得讀書餘暇有可見教不惜示及

又

出處之計竟何如須著一出否孟子解等鋟版得遂漫去非兄致力豈能便爾感幸感幸向來固屢蒙諭及是時已復不能收拾要是因循皇恐耳近年讀書頗覺平

易中意味向來多言徒爾為贅欲下手痛加刪正終以官守事奪不敢草草耳所部自增給鹺息之後頗可支梧横斂苛征得以嚴戢比復有請漕司輙增撥鹽數諸州輙增鹽價並以違制論諸州將鹽息撥入公庫充燕飲饋送等費並坐贓論已蒙如請行下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樁充漕司買幹鹽本二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搬鹽本此乃是一路根本一毫不得妄動每歲終申省蓋無此鹽法便倒了一路便受害向來幾為妄吏羡獻

是絶一路命根也可懼可懼此情亦已行下同運司措置椿管應濟矣趙若海若得疏通曉事便自見此今日正要漕臣得人庶幾一定之論可以凝固也諸邊悉寧但未陰雨之計不可不素整令静江教兵頗成次第矣邊頭所患少財亦已有請庶幾規摹悉定有可繼之實耳偶有一項錢為三邊州請為回易之本若得此三年之間招補將兵闕額修保塞利器械可有永久隱然之勢無南顧之慮矣適會新憲到官未一月而殂拙者復

通攝兩臺事緒雖多然凡事血脈究見不敢不竭鄙心也續候聞出處定論別專人修問次

又

某丐祠乃不獲命一味皇恐已再具請度必蒙矜允黽勉于此且三年矣此間氣燥而風烈久處其間豈得無所傷加以災患悲悼之餘尤覺費調護又況事理自當閑退此請若尚未遂當更力言耳然未去間種種不敢少忽遠近幸寧靜人情相安頗覺省力但義不得不求

歸顧惟主恩曾未有毫髮之報區區何敢有懷安之念哉兒子護亡室之喪已抵長沙以此月葬事卜地得之湘西山間某頃嘗見之頗為穩密惟是自失梱助家事細大無不相關今凡百悉從痛省只覺恬靜之為安矣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舊說多所改正它日首以求教向來下十章癸巳解望便中疏其繆見示兄閑中想得專精於文字間殆亦天意也中庸大學章句極涵蓄有味它

解想皆用此體通鑑工夫今何如有相從者否近東廣一二士來相見篤茂可喜此間士人似未及之良才美質何處無也

又

學中重刻責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録方議刻欲稍放字大耳詹漕體仁孜孜講學每相見職事之外即商確義理殊為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慮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邑州

倅吴偁者雖是粗疎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讐緩急可用亦謾及之

又

石子重陳明仲魏應仲三書煩為自使轉達林擇之久不聞問今何如近復有何人相從長逺者誰誠實肯作工夫耐久者極難得也鄭自明直言亦不易容受其直固是可喜事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趙若海固為才健但近來出按諸郡拘㪘

錢物殊有過當處凡郡之財悉拘入漕司寄樁庫遂致有無錢支俸散衣處昨日報却與廣東詹漕兩易渠尚未歸也詹却頗有氣味舊熟識之但渠素主張行鈔法渠未見此路利害得其來同作一家事共議其至當尤幸耳本路緣數劇盜皆就擒遠近殊恬靜邊上緣向來多是姑息不立壞却綱紀近頗修正二三矣大抵議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即要功生事委廢者一切放倒為害則均耳

又

諭及大學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當讀作僻字反復詳之甚顯然且是上下文義貫穿無可疑者其理則於修身齊家極為要切易傳所謂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亦是意也想靜中玩繹多所發明恨未得盡扣耳某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擗不敢少放過久久庶幾得力耳冬夜殊得讀書之暇温繹舊說見得其間縱有說得是處亦復少味

益佷向來言之容易甚思得閑從頭整頓過所欲面承
者蓋非一事也自甲午病後雖痛節飲但向來有酒積
在腹間才飲一兩杯便覺隱隱地遂禁絶不復飲蓋亦
効賢者之决也以此益覺精力勝前耳於所講論皆無
疑獨易說未得其安亦恐是從來許多意思未能放下
俟更平心易氣徐察之也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為舊
說所蔽此豈獨讀易為然凡書皆爾豈獨說書為然凡
事皆爾理道本平鋪放著只被人起意自礙了然此是

非要它不思量蓋只為正有害於思耳

又

某比者蒙誤恩因任辭而不獲極用悚皇但再三思之事理有不容久冒昧于此想兄亦悉其詳身之利害非所問正恐或至貽害一路蓋帥司事動涉邊防而皆係屬密院耳少俟開正後當力控陳其間曲折遠書未易具布也兄何以幸教之本路諸事幸粗定諸州例頗舒若得計臺以根本為念不為新奇不迫以舊適庶乎可

以望休息但他人所見類多不與此意同奈何然在區區不敢不竭誠盡力也茍一日未去此則不敢少怠耳

又

某新歲來即欲申前請適以買馬事方興不免少待近已畢事即日走价控陳執事者漠然不以為意今力具劄子至上前度可必得得想當在後月來也如或尚未得隨即更請以得為期非惟己分時義所當退閑兼久處炎方某頑軀雖幸差健然恐氣血未免為所蒸薄兒

子素來氣弱哀苦之後遂得肺疾尤非熱地所宜殊為之憂慮耳遠方之人似頗相信凡百易於號令比初到甚省力但朝廷既無相知者脫有意外深懼不相應此尤宜速去耳詹體仁慤實肯講學不易得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在此每力扶之終似覺難以此思剛明之資誠不易得相與任重行遠要須得若人輩耳來諭闕之病鄙意政謂然亦屢告之覺得似安於此然力箴救之不可已也氣稟與家學之說誠

然不能矯正只是剛明不足耳闕　一種議論後生輩

論入心府已覺流弊甚害觀闕　意亦近之渠一對之

後又復且隨衆而處亦何能為有無哉此特為尊兄言

之可耳近得劉子澄書云闕　正似范淳父避世金馬

此是何議論金馬豈避世之地耶范淳父當時同温公

修書事自不同温公所稱意自別耳尊兄閑靜中玩理

甚精每得來書論學及政及評品人才未嘗不犁然有

當而躩然有省且慨然有歎也吾曹豈私於所好哉自

覺理有不可易者要當相與貞固勉厲而已數年來尤思一會見講論未知何日得遂耶中庸大學中三義復辱詳示今皆無疑但截取程子之意似不若只載云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讀者其致思焉則已是拈出此眼目使人不敢容易看過矣如易傳中多有如此等意思誠解經之法也如云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更幸詳之學記得兩石甚堅潤且厚見磨治刻字當檢點子細日俟額字之來耳所要碑刻文字寄去數具別紙林擇

之可念當時似不必如此遠去耳今亦分俸薄助之附此便告幸為轉達吴門蹤跡亦見别紙陳鄭兩書已付吴德夫但鄭君已赴銓矣吴晦叔已葬子殊幼弱耳湘中士人有周奭者舊嘗相從近來此相訪頗覺長進似是後來可望者蓋天資元來剛介今却肯作工夫耳以母老不得久留今歸矣有新貴州守陳唐弼過此頗有志於事為於邉防兵法屯田等事皆曾講究乃一有用之才其父規紹興間與劉信叔同守順昌者也亦恐欲

知游誠之時得書否心極不能忘之然要須更加鋤治之功耳亦幸時因書告語此等資質宜有以成就之石子重之對如何後來有何學子及人才中有可見語者因書却幸筆及英州兩遣人看之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非有欲閑中讀書之意未知如何又恐為釋氏乘此時引將去也義利交戰卒為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為小人所汩蓋亦理勢之必然此渠前日之為亦不勝其責也然誠是終可憐耳建康數通問否近日意思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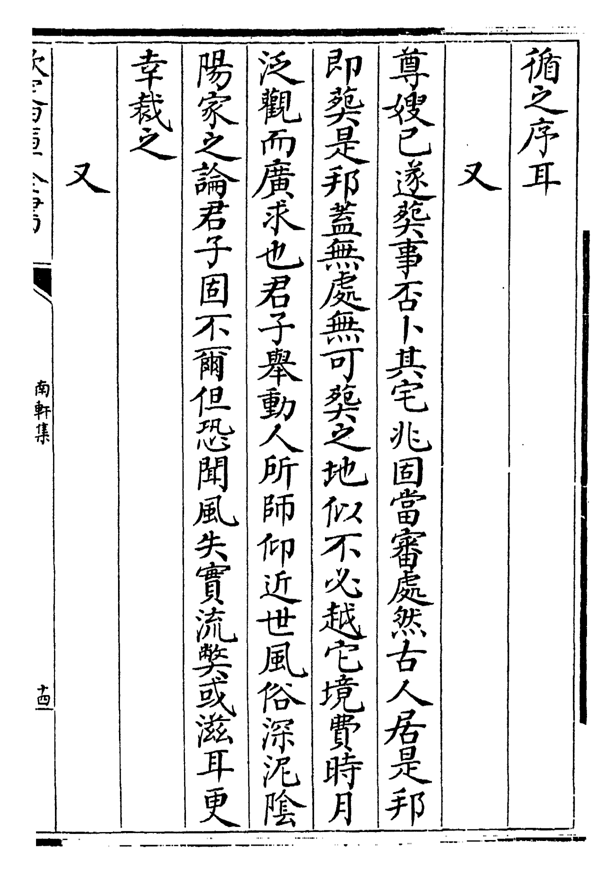
為復如何此僻遠終是踈得音書且都不知事耳

又

此間歸長沙一水甚便只數日陸行到清湘登舟春夏間不十日可泊城南書院堤下矣學中見刻易傳湖廣間難得此本耳近思録中可惜不載得說舉業處幸寫示尚可添入是凡一手所編書此不欲自添也舍弟數數拜書否隱齋著語願亟見之

又

前時承書中諭及狄梁公書法甚善使梁公親聞之亦當為法受惡無所辭此義烏可不立也管寧之徒亦誠如所示柢近因讀春秋胡氏傳覺其間多有合商量處程先生之説雖少然總領畧具矣本路新漕詹君儀之體仁豈弟愛民凡事可以商量又趨向正孜孜以講學為事時過細論殊慰孤寂舊在嚴陵相見頗惑佛學今却不然亦得伯恭之力其人恐有可望也二廣亦有二三士人肯思慮能自立者但向來無師承方告以所當



循之序耳

又

尊嫂已遂葬事否卜其宅兆固當審處然古人居是邦即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似不必越它境費時月泛觀而廣求也君子舉動人所師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論君子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耳更幸裁之

又

游掾後來曾相見否計今已還也晦叔不知尚留彼中否中庸後解想已付渠來甚欲見也如道不遠人章鄙意以為須將人字做人心說亦是旋添入不若更平易看只是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為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為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如此看似意味為長不識如何

南軒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南軒集卷二十四

宋 張栻 撰

書

答朱元晦

章句序文理暢達誦繹再四恨未見新書體製耳近思錄誠為有益於學者之近思前此伯恭尚未寄來也某比改定得語解數篇未及寫去先進以後後來過目有可示教一二一條示至幸至望游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

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亦嘗力告之若不痛於此下工則思慮雖親切亦終必失之耳今在彼動心忍性處多於渠當復有深益其若祠請得遂徑歸城南温繹舊書甚幸但近年極思與君子一相見何日得爾耶儻居閑當漸可圖也是間學校廟宇已成頗為雄壯書閣講堂次第而立闕　然大抵類長沙學而不植規範似過之恐早晚去此求記不闕　令具始末及畫圖旦夕專人走前它懷此未能具布

又

某幸粗安常近緣憲漕兩臺俱闕官不免時暫兼攝雖事緒頗多然一路滯獄苛征得以決遣蠲放不敢不盡心也向來慮所論乞增撥諸州一分鹽息錢及增邊州米錢事會適蒙恩旨施行因得子細奉承且為一路思久遠根本之計樁貯四十萬緡於諸州以權衡鹽法接借本脚而又措置防異日漕司增鹽諸州抑責及妄費等弊頗詳一一列上若非今次攝漕事則亦無由料理

得也此是一路性命所係前日幾為小人盡刮以獻前後文字俟一一録去此事一定則拙者欲秋涼後丐歸長沙舊廬耳虞帝廟磨崖已刻得有次第前日打得數字謾附呈兩日以霖雨不曾打得也磨崖之傍近因取石遂鑿開一巖頗佳巖之後正臨皇澤之灣今欲當戶為亭以瞰之巖曰韶音亭曰南風亦恐欲知中庸集解已成只是覆尤溪版納一部去見刻三家昏喪祭禮溫公橫渠伊川未畢也孟子欲再改過終緣公務斷緒蓋雖退食

其於庶事又有當考究思慮者不敢放下耳偶有少事
具見别紙速遣此价它未能及俟碑成再遣人去正惟
為道義重

又

某近聞建寧書坊何人將癸巳孟子解刻版極皇恐非
惟見今删改不亭恐誤學者兼亦甚不便日夜不遑已
移文漕司及府中日下毁版且作書扺鄭傳二公矣更
望兄力主張移書若言之且諭書坊不勝幸甚此价回

欲知已毀之報甚望

又

奉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禮事甚當是時正欲革此間風俗意中欲其便可奉行故不覺疎略如此見已改正如冠禮乃區區久欲講者當時欲留此一段候將來商議定耳比者長沙亦畧考究為之説其間固多未安令謾録呈願兄裁定示誨此事乃人道之始所係甚重所謂冠禮廢天下無成人也惟早留意幸幸虞廟樂章所

以未刻者緣有少疑辭固高古有餘味但如神降集兮巫屢舞之類恐涉於不敬又此邦之人尚鬼詭怪百端恐愚民不識用意之所在傳訛為怪異恍忽故未敢刻更幸詳之見教乃得奉承耳所謂天德剛明非斡母之蠱者所能開迪此論之至當某之愚近思之亦謂然如闕　輩難責蓋未免要它官職耳不知寫與伯恭渠謂如何若只如闕　所執恐終無益下梢了得個渾身無病痛出來已是大臙竟何益也然此論切不可輕出

已是被人憚吾輩之深未有益而空先重其疾耳

又

孟子解板不謂鄭少嘉全不解人意早晚賀倅李宗甫歸當令攜書往見趙守專辦此事須煩李君面看劈版是時亦拜書煩力一言也

某已遣人行偶復記有一事再此具布虞廟碑中肸蠁字此間有舊日監本西漢書檢得甘泉賦中肸蠁豐融乃是從向右字固多通用遂不復改幸炤悉

又

語說荐荷指諭極為開警近又删改一過續寫去求教私心甚欲一相會若得至長沙當有可議耳伯恭既已轉對恐當為去就計近見臺臣論程學云云如伯恭在彼尤不應恝然也石子重向來聞在三衢辭召命甚善今聞已到闕未知所言何如耳其它大抵非遠書可達也學舍已成方敢請諸邑有行義士人入其中為表率嶺外風俗尤獘雖未易遽正然不敢不開端示漸如喪

祭婚姻間亦頗有肯革者理義存乎人心但患啓迪薰陶之未至耳

又

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其意謂此書却未須出盖極力與辯説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當自能見之不然却恐使之輕易趨薄耳

又

共父一病遽至薨逝聞問慟哭傷痛奈何積望至此亦殊未易時多艱虞喪此柱石深為天下痛惜之不但朋友相與之私情想同此心也奈何奈何其家事今如何嗣子頗能立否凡事相悉倚頼賢者當亦不惜力也葬事在幾時有定耶某義當往哭適此拘攣今且專价去俟到武昌更再遣往臨書涕零不勝情也

又

某自附陳明仲書後一向乏便嗣音惟是懷仰未嘗忘

也秋涼行大江所至遊歷山川復多濡滯今方欲次鄂渚更數日可解舟舟中無事却頗得讀論語易傳遺書極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義之難精正當深培其本耳修改得養氣說數段舊說畧無存者得所寄助長之論甚合鄙意俟到長沙録去求教曾子之說伊川法則之語深有味於此看得道字極分明也知言疑義開發尤多亦有數處當更往復及後來旋看出者併俟後便此論誠不可示它人然吾曹却得此

反復尋究甚有益不是揞摘前輩也上蔡語解偏處甚多大有害事處益知求道之難也

又

其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至重豈謭陋所能勝然亦不敢妄自菲薄黽勉激昂期為遠計第承積獘之餘綱紀委地無一事不當整頓今頗有條緒邦人似相信愛邊備深可寒心軍政極壞今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謂帥臣者其所當為要是以固結民心

為本使斯民皆有尊君親上報國疾讐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此路民貧悴尤甚它處田多未墾茅葦彌望坐失上策于今幾年義勇民兵實多強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在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須精密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馬步合千人騎軍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是規摹不可不立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摹近日曾

喚來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輩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言其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犯頗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兵不曾出此者以糧運費力之故顧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死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為帥時才聞邊上少警便倉皇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繆不知縱敵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知義亦不

知勢也其孤危之蹤獨荷主上照見使為此來然實不敢自保其久于此惟是深懼一日必葺之義思効萬分而獨力更無人相助欲辟一二官屬未知得與否耳范伯達夫田文字前日來時遍尋不見輒更求一本及兄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願聞之甚望

又

懇辭再四不獲就國為宜一境之民得蒙被詩書之澤何其幸哉某居官如常但比之靜江應接頗多殊覺少

暇耳所幸遠近頗寧肅雨澤沾足高下之田悉得就耕
京西界中有賊過北界刼其縣殺其令歸途涉本路境
追捕得數輩梟于境上其中有北方官員亡奴過來勾
引京西賊刼天下之惡一也本縣亦縛送之邉頭之人
初頗不安頼此安静但𤓰蹤殊不敢自保然苟尚留此
每事不敢不黽勉義勇近來振激之頗覺它時可用為
之立節制總紀使各受縣宰節度寓以階級向來科擾
迎送役使之類並罷專一令防盜暇時習武若今冬末

以罪去當更聚閱整齊之本路副都統兵寨在此而身留襄陽比來此相見其人乃郭杲亦明快可與語問某此間得無為守備乎緩急有堡寨否某應以此間出門即是平原走襄陽僅六百里所恃者襄漢立得定折衝捍敵耳太尉當力任此事要兵要糧此當往助若放其入肝脾裏人心瓦碎何守備為向來劉信叔張安國皆有緩急移保江北之論乃大繆也使敵到此地何以為國守臣但當握節而死耳渠頗悚然然某所恃者有此

二萬來義勇所當整頓緩急有隱然之勢也今專務固結其心愛養其力庶幾一旦可共生死第一義也到此半年所見如此謾恐欲知劉寶學志銘正月半間專遣价走送其家至今無耗殊不可曉今録本去拜呈恐未之見也共父遂𦵏聞之不覺淚落渠此間置神勁馬軍及經理義勇兩事可書但是時為政猶未及晚年在建康時耳

又

仁風義氣想已周浹四境重稅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牧與芻固當然也其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後發耳辰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歲為誕謾觀望者所害比列上為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時論雖知其是有不敢聯銜者不免徑自以聞便蒙開可為明主可為忠言士大夫往往負之耳如茶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見考究以次陳也惟是孤蹤不敢自保然一日必葺之義不敢少墮耳義勇事屢承問及共父向

來在此入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調發其實未見其然然其人多强壯倉卒足爲荆渚之衛以壯上流平時可以捕察盗賊此則然耳共父御此輩未免姑息如免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户反受深害今亦脩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豈有是理亦明示節制使知縣而不任則去之可耳比有總首徑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將不經縣道不免懲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然義勇尋常多有所患若如率歛等

事一切禁止所以恤之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耳若今冬聚教某未以罪去當更一一整頓之但患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進退在近習之門所取皆誕謾之輩壞得人才狠狽極可慮耳所諭傳聞之說甚皇恐不知何以得此連日循省緣初到時承縱盜之後不免重賞連獲江湖間積年殺人之賊以正典刑又有一賀之美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來激茶客為盜誤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冤用此致家貲累鉅萬

一路之人怨毒之深畏之甚如虎狠不免逮捕按誅從其妻子盡没其貲歸之有司而不有之併按治憲司大吏向來受賂故縱者今年茶寇盡循約束無一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之力為多恐或者便以為嗜殺耳近數月以來既幸無新盜而舊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人哀矜勿喜之意每切味之要須使此氣味無間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當處亦不敢不聞而警之也近安一郡守素來凶險事極披猖不得而已

異時恐亦不在祝大任之下因思諸葛忠武李平廖立之事固是公道然亦由德盛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賢耳

又

幸安職守今年雨暘以時可望一稔盜賊頗戢刑罰亦省獨兵戈間槩病非一綴其尤者列聞它不遑卹也兄近來為況何如教令既孚當益無事且須為少留否相從今後有何人須得暇議論某此間但有長沙梁仁伯

秀才在此資質亦頗淳篤近有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

又

梁仁伯主簿偕來者日夕得暇即講論近頗長進偶以其祖母病復歸殊覺落莫子澄有新功否甚恨未識之伯恭聞復喪偶多難如此可念可念有澧州教授傅夢泉者資稟剛介亦殊有志但久從陸子靜守其師説甚

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它日恐有可望也

又

濂溪先生祠記乃遂刻石對之愧汗卧龍想見勝槩欲賦一詩續當寄上近作每得之輒有開益别籍異財榜文甚佳此間却不至有如此太甚者大抵近北州民間以易道説非湖嶺閒比也重九日出郊二十里間遂登龍山四顧雲水渺然亦復壯觀平原中獨有此山亦不高蜿蜒如龍蛇耳堤岸係一方之命尋常極草草夏潦

盛時其不為魚者幸耳近城一堤十數里最所恃者今為之久遠之計不敢草草也

又

少懇比對郡學開一城門正直江湖舊有門曰恩波在近處久塞今移于此緣舊學出門即牆面今焉開闢氣象甚佳因為樓於上登覽遂為一郡之冠以曲江樓名之蓋張曲江來為長史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故用以名欲求尊兄為記幸不惜落筆以為此邦形勢之重

樓之下即是白水河河之外即大湖濼濼之外即荆江如高沙湖之類皆在揩顧以至峽州諸山亦隱隱見於雲水之外也

又

伯恭近遣人送藥與之未回渠愛敝精神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當專意存養此非特是養病之方也

南軒集卷二十四

南軒集卷二十五

宋　張栻　撰

書

寄呂伯恭

某讀書先廬粗安晨夕顧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為存養處不深厚（存養處欠故省察少力也）方於閑暇不敢不勉但良朋在遠每誦一日不可無侯無可之言未嘗不引領東望也所示讀書次第

皆著實蓄德喪志之分誠不可不察易傳所謂考跡以
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此語極緊要近來讀諸先生說
話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無窮不可不詳味
也來教有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
見體察之功某每思尊兄於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
此在資質固為美然在學問不可不防有病它人所有
病痛却不干學問事若只坐在此上却恐頽憧少精神
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

无防己意之偏好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可必也若必欲救正得便有偏推此類可見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從與不從固不擴而充之則幸甚幸甚相從諸人多長進者否有書來者各隨其説以鄙見答之矣薛士龍及陸徐薛叔似諸君比恨未及識士龍正欲詳聞其為人但所舉兩説甚偏恐如此執害事事功固有所當為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賸有病元晦數通書講論比舊尤好語孟精義有益學者序引中所疑曽與商確否但仁義中正之論終執舊説濂溪自得處渾全誠為

二先生發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説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故未免返流於牽强而亦非濂溪本意也觀二先生遺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太極圖則未嘗拈出此意恐更當研究也此間士子資質好有意於學者亦四五人每教以著實於主一上進步耳晦叔已兩來相見非久欲遷城居岳下相識如胡廣仲伯逢亦留意但向來多是想像懸度殊少工夫故病痛多不精進亦數有書往來也孟子解雖已寫出其間毛病

改綴不停正如春草旋刬旋有且欲自家體當遽敢傳諸人見録一本它時欲奉寄求益也仁説所題數段極有開警别紙奉報并後來改正處亦録去祭儀向來元晦寄本頗詳亦有幾事疑後再改來往往已正今録去但墓祭一段鄙意終不安尋常到山間只是頓顙哭洒掃而已時祭只用二分二至有此不同耳家間方謀建家廟異時廟成定祭禮庶幾正當伯恭所考因來却幸見寄也它懷非遠書所可盡有便不惜寄音

又

自歸抵此亦既半歳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為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秉間之竊發耳深味論語一書聖人所以教人與學者所當用力者蓋可以見著實務本乃為至要才不帖帖地便使有外之心也來書所自察向來之病其間有云以私為公以情為性者可見察之之精更宜深勉於篤敬之功也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

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它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强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内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語學者躐等之病鄙懷近來正謂如此敢不深思而謹之也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間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其以前説話覺得有滋味今却鈍悶若信得及却可與講習也其言也訒之説誠然彼中諸人如何今次寄來問目却覺子

約會思量雖是泛然且須令思量要是須從此過耳此亦是自己見得曾如此也元晦仁説後來看得渠説愛之理之意却好繼而再得渠書只拈此三字却有精神但前來所寄言語間終多病兼渠看得其意思亦老草後所答今録呈但渠議論商確間終是有意思過處早晚亦欲更力言之

又

學而篇數段甚有滋益三段已改過別録去巧言令色

章前已曾改今送言仁一冊去父沒觀其行却恐文意只當於居喪說若謂泛言行則父在固亦當觀其行但有所不得行耍以觀志為主耳論子思摽使者之說甚有味停蓄鎮重之戒敢不深佩以不當憂責為幸近世士君子墮在此病為多此意殊不厚非惟先自隔絶無由感通存心既爾若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乎詳味考槃之詩與夫志在君也之辭使人三歎也元晦向來詩集解必已曾見其意謂不當刪去前輩之說今重編過

如二程先生及横渠呂楊之説皆載之其他則采其可者録之如此備矣而其間或尚有餘意則以己見附之觀魯論中教人以詩為先蓋興起情性使人深篤於人倫之際學者須是先教存忠厚之心也

又

某前月半間積寒成疾勢極危諸事亦已處置順聽之耳一夕氣復諸證盡退蓋服熱劑灼艾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嗜欲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

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自輕䙡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葢理合如是耳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也每得來書未嘗無所開警所謂威儀辭氣間豈特兄所當勉某日從事于此而每恐其不逮也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為親切每覺上蔡所解語録中所說猶似未精穏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耳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氣質居處之説甚善當深察之不敢虛來意此間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但看長遠如何文字小小開解誠不濟事著實肯做工夫者乃有可望耳去年聞從學者甚衆其殊謂未然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幸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為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斷得分明不然猶有絲毫牽滯恐復因循於它日也亦非特此事大抵覺得老兄平

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於姑息之弊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為君子之過然在它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要知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似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饑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安坐于家而坐享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為合義但當時說一二不同志者使之宛轉求遂已之請却似不消得如此添加耳更幸

思之某舊在臨安已覺凡之病有此今復因此二事詳及推此可以概見也如何如何

又

來書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不可回互此語盡之矣須見相識間有好為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恐只是為身耳故臨利害則氣懾志喪而縈於寵利見不已焉知人之難恐不可以不察也葢直前妄發固為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為之說

恐終不免為姦而已矣此論不須為它人說思慮所及因來諭有發于中故及之耳

答彪德美

垂諭之詳再三誦之政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無疑如自滅天命固為己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想必須見辛更深思平心易氣無為己私横截斷庶乎其有取也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

不白如云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曰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指言也其它說話固無非性命之奥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之之辭中引子貢之語以為夫子之言無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却以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發則誠陋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泛濫大抵是舍實理而駕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為在形

器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某所謂雖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在其中者也故無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反復思之不可不為盡言惟天資懿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置之曰吾所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説于前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為便是哉願更講之耳

答吕子約

來書猶未免欲速逼迫之病任重道遠要須弘毅為先

循循有常勿起求獲之意乃佳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勉之勉之平時病痛所貴求以銷磨矯揉之却不可徒自悔恨於胷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却不可留在胷中為悔是也希顏錄舊來所編不甚精切顔子氣象但當玩味於論語中及考究二程先生所論則庶幾得所復求矣

又

諭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怱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凝斂清肅時寖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別紙亦各答去區區固未必能深益高明加以所懐非書可究惟幸深思有以見復

又

所謂近日之病却不在急迫而懼失於因循此亦可見

省察之功然此亦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矣以至於閨門之間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功其道固莫如敬若如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減矣楊龜山所舉富公崇深之説固為有益於學者然特拈出此二字却似未穩更幸思之侍旁雜務于職所當任豈容少有厭煩忽細之意惟主敬以立本而事事必察焉學之要也

答胡伯逢

中庸解録未畢今先寫三段去大綱規摹如此也未知如何垂諭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

無所止也知言之說究極精微固是要發明向上事第恐未免有弊不若程子之言為完全的確也其所恨在先生門闌之日甚少茲焉不得以所疑從容質叩于前追悵何極然吾曹往返論辨不為苟同尚先生平日之志哉熟甚近郊已復覺早夜中何如更幾以遠業自重

答胡季立

垂諭足見講學之勤至所願幸某愚惟不敢不深潛其思時有所見亦未必是也惟願與朋友共論焉夫天命

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為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為已私蓋謂是

也若何所斷句則不成文義失先生意矣更幸思之却以見教

答胡季履

承諭觀史工夫要當攷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文見助文辭抑末矣此間士子輩觀通鑑嘗令先將逐代大節目會聚始末而觀之頗有意味如高祖入關滅項誅功臣之類皆作一門備其源流比

亦編得有次第方欲取前輩議論之精者入於其間也

又

所諭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摹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有所發明毋惜示教

答胡季隨

辱惠書審聞侍奉平達武林覆候勝福極以為慰諭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甚善要當平心易氣優游涵泳所

讀其間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無恠其然若只
靠言語上求解則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静之中體
之久久自别也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録去所
要詩亦寫在别紙彼中過從為誰歳月易邁人心易危
華盛之地奪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世之業更祝厚
愛所見所疑便中不惜頻示還轅當在何時耶

又

録示序文三復足見所志雖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善

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為驚怪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為準的誠明訓也德門令質惟益勉之

又

元晦所編遺書只是裒聚逐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删也其間傳録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耳若便删去却殊無意味也得此等文字且當服膺沈浸其間未宜以己意直斷輕議也

又

所諭二先生遺書其間固有傳寫失真者向來龜山欲刪正而迄未下筆要須究極精微無所憾者乃可任此未容輕議也今元晦所集皆存元本在學者亦好玩味其間真偽在我玩味之久自識别之耳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為尊讓前輩蓋理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須是潛心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胷中自見得精神乃可不然亦只是隨

人後贊歎而已某頃年編希顏録如莊子等諸書所載
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以書柢某云其它諸説亦須玩味
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為非而削之也
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有二年矣愈覺斯
言之有味願吾友深體之它希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為
戒勉茂遠圖厚自愛
又
諭及日閲致堂史論甚善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

於事業者固多可憾然其間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乎要當以致遠自期而於人則一善之不廢是乃擴弘恕之方而為聚德之要也正惟勉之名臣言行錄未有別本可寄得之即附往但此書編得未精細元晦正欲更改定耳

又

承諭夸勝之為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道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

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正惟勉之

季隨遹來下工如何聞時往見晦叔甚有講論否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要須深惟尚絅之義鞭擗儘覺有味也

又

遹來玩繹想自不廢有可見告者否若入浙因一見伯恭甚善近來士子肯向學者亦時有之但實作工夫耐

久者極難得也且是要鞭擗向裏如此下工方自覺病痛多耳

垂諭浩然之氣工夫正在集義當於慊餒處驗之集義以敬為主孟子此一段雖不説著敬字勿忘勿助長是乃敬之道也

答陳擇之

伏蒙賜書陳義粲然重惟兹世講學之緒不絶如帶有如高致感歎何勝而其荒疎不足以辱來問姑以其所

從事焉者試共論之左右謂異端之惑人未必非賢士大夫信哉斯言也然而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真憑虛而舍實拔本披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嗟乎天下之禍莫大於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蓋霄壤之隔也學者有志於學必也於此一毫勿屑而後可得其門而入

也然而欲遊聖門以何為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為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真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又曰求則得之左右試取魯論所載精思而深求焉其也不敏尚庶幾切磋之益

答謝夢得

凡人之病必有受病之處雖風雨暑寒燥濕之不同而氣行無閒隙不在焉惟其日引月長浸而不已故良醫

之治病必先望其顔色切其脉理而究其腑臓之變以會其徵而投之砭劑如郢人之運斤甘蠅飛衛之射發無不如意不幸而秦扁和緩之不遇而至於病矣則將何救嗟乎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以治之病之在心顧獨不思所以救之者乎左右謂病散在一身而莫知其病之處此惟弗察之故也語曰觀過斯知仁矣觀云者用力之妙也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左右試詳思而察焉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

作自一勺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病去則仁仁則生矣如其者蓋三折肱而未得為良醫也方汲汲然自治之不暇而何以起人之廢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多言不足以答盛意

答劉炳先昆仲

其求去未得尚爾黽勉春來城南花柳每見夢寐中也

閩昆仲相處益雍怡諸郎亦皆孝謹知公家門户方昌未艾耳此間士人伍氏兄弟本章貢人亦以友睦為鄉閭所稱重每延接慰勞用以風厲其俗也

南軒集卷二十五